

媽祖「行不行」：宮廟防疫與地方政治的拉扯與交錯

洪瑩發、張珣*

新冠肺炎在 2020 年初的全球爆發，改變全世界的眾多情勢。各種群聚的活動都受到衝擊，從社交聚會、節慶團聚到宗教集會都受到影響。臺灣雖為防疫的績優班，各種衝突的討論與爭議，並不比國外少。除了對於日常生活的管制之外，宗教集會的管制也引發相關爭議。尤其是韓國基督教會，以及後續以色列、伊朗等地，因為宗教集會所引發的防疫爭議，加上臺灣因為 SARS 的經驗，在疫情一開始就產生高度憂慮，從而針對民間信仰有各式各樣的「異見」。本文透過在 2020 年的參與觀察，尤其是從民間信仰、防疫、地方政治為主要觀察視角，提出省思，作為未來民間信仰與防疫策略的參考。

一、防疫、「防議」與「防異」：一個來自現場的觀察

2020 年 2 月，華人世界正在歡度農曆新年，臺灣眾多的民俗宗教儀式也在新年與元宵節熱烈展開。在此同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升溫，臺灣仍算是在平靜中度過。但隨著世界疫情的急速擴展，臺灣的社會氛圍也迅速轉變，對於各種大型集會與活動有著更多焦慮，公眾也開始討論各種宗教儀式是否應該舉辦。大甲媽祖進香與白沙屯媽祖進香的「行不行」突然成為社會的熱門議題，也影響了主辦宮廟的決策。另外，各地暴增的各種驅瘟法會，或是將儀式活動改變，增添防疫除瘟，顯現臺灣民間信仰的迅速反應與調整。

當代臺灣民間信仰的「中央／地方」，或是「政治／宗教」結構，承襲自明清移民將相關的「官／民」結構移入臺灣，雖然有在地化的發展特色，但是與華人傳統民間信仰「官／民」結構類似，呈現出高度「王朝官府」與「地方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其次，在當代更是加入媒體與網路作為第三監督者。民間信仰

* 洪瑩發，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張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長期以來受到的「治理規訓」及當代的「媒體壓力」是我們近期關心的議題。當新冠疫情開始萌芽時，我們即發現此次與 SARS 的疫情不同，影響範圍與規模更大。作為研究者，我們立即投入記錄，發現民間信仰的防疫工作，重點在「防議」與「防異」¹。亦即，避免被社會大眾議論與異議，成為民間信仰防疫的主要動能，也是本文題目與主旨所在。

民間信仰與疫情關係最大與最被關注的是媽祖信仰，因為其聲量與參與人數都是臺灣宗教活動之最。尤其媽祖進香儀式，在臺灣學界有長期的研究成果，從香火理論到「禁止金香炮」皆有精彩的研究論述。因此，身為研究者與參與者，我們即刻進行記錄與觀察當代民間信仰如何面對疫情？尤其是大甲媽祖進香信徒是否「如期上路」²？傳統的研究架構能否面對新世代疫情下的民間信仰？

(一) 去或不去：信仰與疫情選擇的難題

3 月分隨著世界疫情的升溫，臺灣也開始出現零星疫情，整個社會呈現高壓狀態，社會情緒及輿論開始因為焦慮與恐懼，迫使各種活動縮小規模或是取消辦理。也因為臺灣初步階段的防疫對應政策成功，社會出現以防疫指揮官陳時中的姓名諧音，以「順時鐘」(順時中)來要求大眾遵守防疫政策。在世界疫情嚴重的 4、5 月分，正是臺灣媽祖的重要進香時間，尤其是兩大媽祖進香活動：白沙屯與大甲媽祖進香，瞬間成為全臺關注的焦點。

1. 恐懼與「順時中」：疫情升溫與社會輿論

面對疫情產生的焦慮與自我管制，加上網路社群媒體推文所帶來的集體焦慮，常常出現各種「順時鐘」與「逆時鐘」(是否遵從政府相關措施)的討論，各種「妨礙防疫」行為受到指責，也引起媒體與網路社群的撻伐，甚至眾多 YouTuber 的出國拍攝或是活動影片也都受到高度的批評，整體社會對於 COVID-19 的焦慮，使得各種行為都被放大檢視，而四處流竄的情緒，也延燒至臺灣的媽祖進香活動。

2. 內外壓力的展現：被打爆的廟內電話

多達十萬人參加的大甲鎮瀾宮媽祖進香，是臺灣最龐大的進香團。因此在媒體的大幅討論下，鎮瀾宮成為舉目關注的焦點，廟方壓力也迅速接踵而至。除了多通來自 SARS 經驗的醫護人員電話，各大醫護單位的關心，以及鎮瀾宮

¹ 「防議」是防止社會的議論，「防異」則是防止不同的意見。在防疫過程中，民間宮廟所面對的壓力與注目，比其他運動競賽或是藝術文化等公眾場所更引人注目，也承受更多的壓力。

² 大甲媽祖原定進香時間為國曆 4 月 7 日出發，因防疫而延期。媽祖雖沒有出門進香，卻仍有數百名信徒按照預定行程，走上沒有媽祖陪伴的香路。

內部的信徒組織也都表達了高度擔憂。鎮瀾宮的義工組織即有大量醫護人員參與，所以其所面對的，是來自於內外皆有的高度壓力³。白沙屯拱天宮也有類似的情形。隨著國外疫情的增長、國內緊張情勢的增加，讓臺灣兩大進香團內外壓力也越來越大。

3. 信仰與現實：管理者的複雜思考

兩個媽祖進香活動因為規模盛大，所涉及的人員、資源、動員與安排複雜，所以廟方一直在防疫與信仰中拉扯。也因為涉及複雜地方政治、公廟競爭、信徒觀感、資源募集等，無論決定去或不去，都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過程，而其後果效應更是超乎廟方所能想像。2020 年的疫情是廟宇之前未曾遇過的突發狀況，因為 SARS 當時僅造成局部性影響，網路與社群媒體也尚未發達；如今面對網路發達的年代，其所掀起的輿論壓力為廟宇未曾面對的難題。所以從一開始的疏忽，到後來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讓民間宮廟意識到完全不一樣的網路環境。

二、壓力的消解與拉扯：延期進香的決定

在大甲與白沙屯決定去或不去的一週內，桃園龍德宮進香突然也被關注，雖然已有規劃相關防疫措施，輿論焦點卻意外轉移到桃園市長身上，導致龍德宮必須提早結束進香，搭車折回桃園。龍德宮此舉讓情勢更加詭譎，輿論壓力更加集中到兩大即將舉行的進香活動上。

(一) 拉扯：不斷轉折的決定

進不進香連日成為媒體的關注焦點，媒體、政論節目、網路社群等，各種立場的人吵得不可開交。鎮瀾宮則是連三日召開記者會說明，反覆在各種考量中拉扯，從「加強防疫，照常舉行」的初步決定，到引發臺灣社會的各種爭論與焦慮，終究在考量儀式規模過於龐大，有防疫上的困難與問題，最後決定進香延期辦理⁴。

(二) 臺階：政治與廟方管理者的善意

在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釋出善意的溝通下，同時在內政部長前來拜訪時，鎮瀾宮終於在第三日的記者會給信徒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來自中央官方

³ 此資訊來自訪問與現場觀察鎮瀾宮廟內行政人員，同時也訪問相關信徒與義工組織。

⁴ 過程中的反覆溝通，廟方、輿論、官方都在不斷拉扯，因為疫情在 2021 年尚未結束，相關細節不再此描述。

的要求。」這也是廟方管理者的一個下臺階。廟方決定不舉辦活動後，也讓原本一直主戰攻擊，卻怕重演禁止金香炮議題而激怒民間宗教信仰的執政黨也有個下臺階，可以說是中央與廟方雙方經過溝通，各退一步所做出的延期決定。

原本鎮瀾宮延期的決定，是與白沙屯廟方商議在內政部長拜訪時一同宣布，然而白沙屯卻提前發布延期資訊，使得鎮瀾宮董事長臨時在車上開直播宣布，看似是在白沙屯宣布的壓力下鎮瀾宮才做出延期決定。此事落幕後，導致6月時鎮瀾宮自行宣布（重啟）進香，且不與白沙屯一起討論，由此透露出進不進香也是民間宮廟競爭的考量點。

（三）效應：其他廟宇的壓力與決定

在兩大進香活動決定暫緩後，其所產生的骨牌效應，例如學甲上白醮、內門迎佛祖、北港迎媽祖等，各種大小儀式紛紛宣布暫緩或是取消。尤其在兩大媽祖廟討論去不去進香的過程，所受到的社會輿論壓力成為各廟宇的借鏡，遂快速取消儀式的辦理，以免成為媒體焦點。

三、政治的對弈：臺灣民間信仰與地方政治

臺灣宮廟在社區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地方社會運作的中心。廟宇和地方政治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在防疫與進香的拉扯中，政治也是考量的重要因素。以鎮瀾宮為例，由於鎮瀾宮負責人與執政黨為不同陣營，所以鎮瀾宮在諸多因素考量下，決定在6月疫情稍緩時重啟進香，縮小規模，於是很快有人將相關的決定與政治立場連接，掀起媒體與網路的攻擊，將廟方的決定與政治立場畫上等號。

回顧鎮瀾宮面臨內外壓力決定延期時，與桃園市長參與區域內媽祖廟的進香活動，在網路上有不同的討論。此一「兩套標準」的說法，讓不同陣營政治人物互相攻防，也陸續引發其他宮廟主事者政治立場的議論。而此事件也與「禁金香炮」事件一起被討論，開始出現執政黨長期對民間信仰不友善的論述，讓執政黨不得不做出更多動作，例如內政部長與衛福部長的拜訪來減低負面效應。宗教與政治常難以切割，尤其臺灣民間信仰長期與地方政治結合，不少政治人物皆以民間信仰作為政治或文化資本爭取民意上的支持，從本次觀察亦可嗅到以防疫與宗教問題作為政治上的博弈、謀求自己從政的最佳利益之意味。

四、被忽略的聲音：儀式與信徒

進香是否舉辦除有防疫管制上的考量，其所涉及政治、媒體、文化上的激烈辯論，都是從利益與政治面向出發，幾乎沒有聽見關於信仰層面的討論，彷彿進香與否僅是宮廟頭人的權力，完全忽略信眾與儀式本身的意義。不同學者對於宗教神聖的研究，似乎也不在所有的討論中出現。進香的確有滿足社會俗世的要求，但卻也同時充滿宗教意義。張珣曾在著作中提出不同階層人士在媽祖進香中有不同需求與角色，不同的族群其實有著不一樣的思考與作法⁵，而非只有頭人或是管理者所追求的意義而已。

進香儀式與信眾不見於新聞與猜測中，儀式活動的舉不舉辦，絕非表象那麼簡單，這還有許多底層的宗教信仰上的因素。例如，在大甲媽祖原定的進香日期，數百名信眾或以步行，或以其他交通方式，堅持維持既定日期與行程走香路；但在媽祖沒有出門，加上沒有廟方舉行任何儀式的情況下，信徒為何還要出門？關於此研究討論，有一種更新的形式出現⁶。2020 年的新進香形式，使得既有的學術論述遇到一些挑戰，亦即在當代疫情環境下，進香的儀式核心與脈絡是否正在移轉與變化？促使未來我們將更加關注信眾在進香儀式的信仰實踐與想法。但在公共衛生與宗教信仰的公眾討論中，最核心的實踐與參與者，卻是沒有任何身影與話語權，甚至被刻意忽略與簡化，彷彿沒有自主性與宗教意義，而依原定上路的信徒，是否也重新提醒著我們：在時代轉變下，應檢視其中的變與不變。

五、以「驅瘟」為名：需求與正當化

民間信仰在面對社會需求時，常會快速呼應社會的需求而做出調整，以符合防疫措施的要求。對應社會輿論的同時，2020 年南北各地也辦理了大量的驅瘟儀式，或是將原有的儀式增加驅瘟的功能。

（一）安定民心：驅瘟儀式的大量辦理

從年初疫情開始增長後，臺灣民間信仰的宮廟或是團體也開始辦理各種驅瘟除瘟儀式，據我們的田野調查，2020 年農曆 1 月到農曆 6 月，至少就有 45 場

⁵ 張珣 (1995)。〈大甲媽祖進香儀式空間的階層性〉，刊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頁 351-39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⁶ 為何信眾在媽祖沒有出門的情況下還願意出門？還會繼續依約上路？相關的訪談與意義，筆者將會另外撰文討論。

相關科儀辦理。宮廟所舉辦的相關法會，也多集中於世界疫情最高的農曆2月到4月之間，以解決民間的焦慮問題，扮演著安定民心的重要角色。

(二)理由正當：儀式的改名與增列內涵

在疫情稍歇之後，2020年農曆4月、5月的民間信仰儀式大量恢復，包含延期的大甲媽祖進香與白沙屯媽祖進香，當然儀式的辦理也會強調防疫，並且都宣稱在此時可以安定民心。而其他辦理的相關儀式，則都是增添除瘟、綏靖、祈安等名義，將原有的儀式活動增加除瘟字樣，或是更改為以此為核心；或將儀式的意義及內涵，增加與除瘟的相關意涵，除安定民心之外，也為儀式的舉辦取得正當性。

六、被禁錮的神：疫情下的進香儀式所反映的臺灣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在臺灣社會有正負兩面評價的存在。正面來說，常常以其作為臺灣底層文化的代表，包含民俗戲曲、廟會文化等，但也因為臺灣高度的工商業化，對於民間信仰的交通、噪音等具有高度的批評。在臺灣現代化過程中，媒體與網路社群對於民間信仰的不甚理解，形成長期的貶低與汙名化，相對於其他宗教來說，造成對於民間信仰不友善的環境。

然而當疫情發生時，多數廟宇是最快配合與捐款的，因為在防疫的高壓社會情緒下，大型宮廟已經成為攻擊箭靶，尤其隨著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的高度發展，即時訊息的傳播與流通，都讓效應更加被渲染，使宮廟如驚弓之鳥深怕成為眾矢之的，所以各廟除配合防疫措施，更大力捐款與捐獻物資。因為長期對於民間信仰的汙名化，以及在疫情的高度壓力和網路自由與迅速傳播的情況下，匿名、從眾、資訊不對稱等網路特性，其所共構快速形成網路聲浪，讓各種儀式活動都充滿節制與壓抑，深怕成為被獵巫的對象。因此可以看見某些公眾活動（如運動賽事）能照常舉辦，但民間信仰儀式卻需壓制辦理。在疫情稍歇時，大甲與白沙屯媽祖進香恢復辦理，臺灣各地也出現所謂「報復性」旅遊人潮，然而媽祖進香及過程中如何防疫仍成為關注焦點，相較之下，較少人關心觀光地區與百貨公司充滿的人潮，這也反映出民間信仰在臺灣社會的特殊性。尤其在青山宮事件後⁷，傳統廟會文化與現代都市社會如何互動，仍值得我們長期關注。

⁷ 臺北艋舺青山宮因為遶境施放鞭炮等相關問題，引發民眾不滿與輿論討論，也引發臺灣宮廟儀式與現代都市生活的爭議。

新冠肺炎疫情在 2021 年春仍未趨緩，各項政策即將再次受到考驗。本文仍未完待續，既作為階段性的紀錄，也想藉此拋磚引玉，期待有更多的討論與交流。